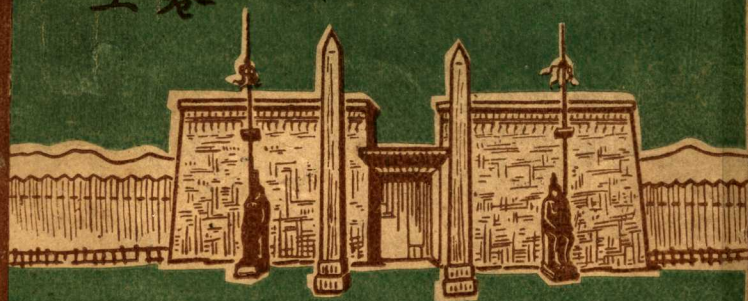


古國幽情記

上卷

說部叢書第三集
第三十二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古國幽情記目次

楔子

第一篇 定策長征及途中情景

第一章 譚公之奇癖

第二章 耐德倭凱脫倩影

第三章 希臘僧遺阡

第四章 閨碧絲峯

第五章 坎德國門

第六章 日神寺

第二篇 坎德都城曼尼佛

第七章 民望胥歸

第八章 耐德倭凱脫公主之使

第九章 曼尼佛之法庭

第十章 甘詩塔之獄

第十一章 坎德之冕

第十二章 虹影符

第十三章 結仇 以上上冊

第三篇 耐德倭凱脫宮

第十四章 耐德倭凱脫主游珊蕾

第十五章 竊符

第十六章 危險

第十七章 述夢

第十八章 夜遊

第十九章 別後相思

第二十章 旅病 以上中冊

第四篇 丹涅斯

第二十一章 奇異之婚禮

第二十二章 佛羅之死

第二十三章 脅后

第二十四章 奸謀

第二十五章 結婚

第二十六章 出險

第二十七章 最後之勝利

第二十八章 白迷迭香長毋相忘 以上下冊

古國幽情記上冊

楔子

埃及覆亡久矣。彼開尼羅河。建金字塔之文明黎庶。留貽此偉大之紀念品。徒供後人於荒烟夕照中。爲歎歎憑弔之資。城郭猶是。人民已非。孰不爲此數千年前之古國悲。今試有人焉。謂此古國者。昔日所亡。乃其舊壤。其遺民實建新邦於流沙荒漠之表。人跡罕到之地。其所擅長之彫刻建築。以及各種技術文學。且屢而益上。則聞此言者。誰不張口矇目。心懷猶疑。謂爲無徵不信哉。然而予友譚可威者。振奇好古士也。憑其理想。演成事實。絕大漠。渡流沙。作汗漫游。爲發見此數千年古國之哥侖布。且也珠宮貝闕之中。幾諧鴛侶。無懷葛天之衆。奉若神明。妙趣環生。逸情雲上。茲遊之記。又烏可以已也。所惜者。自經予輩一度探訪。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遂使此古國終在若無若有之間。上界清都耶。世外桃源耶。予不得

而知已。

第一篇 定策長征及途中情景

第一章 譚公之奇癖

余此書之著。實發軔於譚可威。使予不友可威。可威而不紹述其父譚公之志。則此千年古國。湮沒塵寰。縱有縫幽鑿險之能。斷不能闢靈奇之境。於荒漠之中。日月易邁。年齒漸增。以冒險餘生。記前塵昔夢。每一回溯。歷歷如在目前。當茲握管之初。不得不先將予二人之所以訂交。及譚公之性情學術。詳爲述之。俾世人知斯游之記。非鑿空之談。亦探源立本之意也。先是予與可威同肄業於聖保羅學校。予年少氣盛。高瞻遠矚。舉凡同舍。悉以兒曹畜之。狂慙之態。自謂不可一世。可威則反是。沈默似女子。雙瞳點漆。炯炯有光。予好角觝之戲。嘗與諸童逐鹿。而校中球場。從無可威之踪跡。同學咸呼爲蘇格蘭女郎。或斥之爲書蠹。可威默受之。

亦不與較量。顧同學雖怒其不近人情。而師則鍾愛之。游散時。可威必就師室。研究學術。勤學好問。鈴振始出。與希臘文及歷史教師尤親密。職是之由。時獲優獎。同學忌之。益鮮與交往。予既爲球會長。以精於技擊聞。恆狎視可威。一日。同學爲跋河角力之戲。予列少一人。且敗。強可威入伍。可威堅却。予詆以醜語。可威沉默者可五分鐘。屢挑之。仍不應。予自謂全校之渠率。遭此冷淡。懼貽同學羞。且爲桀黠者蔑視。諷刺益烈。驟聞狂呼。予冠已飛擲室隅。兩頰受劇烈之扑擊。凝神視之。則同舍所詆爲蘇格蘭女郎者。竟一鳴驚人。陵駕出予上。黑眸睽睽。熠燿似炬。抑若蓄有魔力。懾服予反抗之精神。惟聞其厲聲喝曰。若何敢。若何敢。斯時予目已眯。呼吸驟促。血流被面。痛澈心脾。一轉瞬間。已俯伏椅下。旁觀者咸他遁。恐池魚之殃。依次將及彼。卽平日最曠近者。亦莫予助。知游戲之交。至不足恃。可威靜倚室門拂拭衣衿間塵垢。謂予曰。若受此教訓。迷途知返否。予愧慙無似。蛇行出椅。

自浣血痕。自是而後。頗自悔孟浪。恐同學笑予不武。遂日離狎友而就可威。折節與交。予二人交誼自此始。久之。可威對於他人。冷淡如昔。而與予則車笠之盟。殆可永矢勿諼矣。予日受可威觀感。覺其一言一行。均足任予之師資。覺校中課程。技擊運動而外。尙有大足注意者在。是則可威初未加以勸誘。特予自覺既與訂交。非可腹儉如昔也。芸窗攻苦。砥礪切磋。數月之後。予學大進。今日予得廁足於學士之林。實出自可威之賜。一日爲星期六。校中課罷。可威肅予就其家晚餐。此卽予書發軔之日。亦予終身不忘之日也。前此。可威曾語予家住鎚工巷。與其父同居。予以鎚工巷地僻人稀。意可威居宅。必甚簡陋。蓋此巷附近金街。予雖素未涉足。固知其中無閑閤閤之家。可威導予自亂塚荒井間。擇間道行。余益懷疑。何以可威佳人。而卜居於此。執意乍過金街。可威卽止步。舉首視之。已止於鐵扉之前。扉絕巨。式尤古雅。似非近世紀物。入扉爲園林。老樹婆婆。彌望青蔥。多植樟

栗。予曰。不意塵囂之倫敦。乃有此洞天福地。此間直可名爲橡栗之邸。可威曰。然。固有人名予居爲栗邸也。時在暮秋。萬籟闐寂。唯聞鳥語。落葉滿地。人行其上。瑟瑟作細響。似與塵世軟紅。相隔絕遠。然風景雖佳。荒蕪不治。林木森鬱。樹影鬚髯。抑若有無數古裝騎士。攜其所歡。躑躅往來。令人寒慄。自入園後。可威舉止。乃一變素狀。絕似貴介子弟。昂首闊步。導予前行。旣度秋林。復越重門。居宅占林深處。亦係古建築。平頂石級。極輪奐之致。仰首企望。見石級盡處。爲嵌淨玻璃之門。予等拾階而登。可威推門。引予入內。門內爲廣廳。予是時僅一學生耳。夙未通謁世家。至是頗惴惴。恐失儀。廳方形。多巨窗。其中陳設多巨櫃。滿貯奇異之古軍械。及櫓楯之屬。鐵鑄之兜鍪。石製之刀斧。爲狀至不一。此外則有古刻之石碑。文字屈曲。都不能辨識。碑之四周。則狀禽魚蛟螭之像。亦爲今世所罕見。次碑而陳列者。爲石刻之偶像。大都裸體之男女。亦有獸首人身獸身人首。狀古代神話之人物。

者。奇形怪狀。爲類匪一。而其間最足使予驚駭者。廣廳兩壁。悉陳木乃伊。此數千年前之陳死人。予雖在博物院中亦曾見之。然不若是之多。有置之櫃中者。有裹以古布者。布經歲月久。已作黝黑色。陰氣逼人。毛髮森戴。可威忽呼曰。吾父。兒友馬克至矣。予依可威之目光視之。見室之彼端。列絕巨之書案。案頭書籍紙片。堆積似亂山。呼聲既發。忽於書後露一人首。顏色焦黯。額多皺紋。驟視之。幾疑亦一木乃伊也。爲時匪晚。案上已燃書燈。光射枯瘠之面。作淺藍之色。雙眸雖小而發異光。怡顏謂予等曰。速往就餐。餐後。可威可導馬克周覽予之博物院。予既見此舉世不經見之物。方寸中似必欲探討其出處來歷。并何以能搜集如許之多。更深幸予友居此古宅。有慈祥之老父。爲之耳提面命。必已深悉各物過去之歷史。此時好奇之心。倏忽飄發。急往就餐。老婦名常耐德者。爲予等典膳。餚饌精美。是婦甚愛可威。甫見其入室。卽攬入懷中。與之親額。且與予握手以示歡迎。曰。常聞

幼主談先生。今日得瞻丰儀。深以爲幸。予等就食。飲啖甚多。惟急欲游譚公之博物院。匆匆食竟。置刀匕卽起。趨就譚公。譚公之所謂博物院。卽指其廣廳而言。此次重觀。逐物細審。任意展玩。洵足快意。譚公靄然可親。凡予所問。殷殷指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於木乃伊言之尤詳。予每撫一具。彼必述其出現之地。間有二竟能道其生卒之年月。及其生平之軼事。如談友朋之姓氏爵里。歷歷如數家珍。大都其事卽得之於古碑。特予不之識耳。故是日又可謂予畢生最樂之日也。嗣後予常至栗邸。與之傾談。始知譚公爲精通埃及之古物學家。恆爲予等述埃及文明古史。如日神軼事。金字塔之建築史。齊勃史及孟斐斯之旅行談。其最足聳人聽聞者。爲埃及第六朝女王耐德倭凱脫賓天後之祕史。凡此種種。於科學至有關係。四百年來。各國之赴埃及舊都。探索遺聞軼事。欲增進其科學知識者。代不乏人。然歷史之中。除一二名王偉業。流芳齒頰外。其餘如文化發源之地。及

建築金字塔。彫鑿獅身女神之爲何人。竟無人知之。亦無人能道之。至於亡國遺黎。流亡何處。卽欲求其荒塚遺阡。亦渺不可得。此種疑問。更無人能加以確實之判斷。惟譚公以一己之智能推測之。謂耐德倭凱脫戰敗之後。埃及覆亡之餘。必有名將。存留宇宙間。收集散亡。敷施文化。另建新邦。彼尼羅河之上游。荒漠流沙之外。安知不有新國潛伏其間。每於夕陽西墜之時。與予等圍爐抵掌而談。源源本本。殫見洽聞。目光四射。語出驚人。足使佔畢儒生。聞而咋舌。是以當代之通人碩彥。莫不譏譚公有奇癖。而可威則不然。每聞其父言鞠百思稽蒂蘭二人。隨耐德倭凱脫入荒漠建國事。沉沉而思。雙眸輒發奇光。予亦聞而神往。迨予等年事漸長。譚公卽以埃及上古史相授。並教以坎德語言文字。遂使最古文字。深印予等腦中。蓋譚公既有此癖。熟讀深思。視坎德文實與拉丁希臘相等。可威崇拜其父甚摯。學之亦力。予愛重可威。見其如是。亦步亦趨。似亦微有所得。是時予已失

怙恃。予伯實任教育之費。聞予言及譚公事。輒以老悖呼之。伯母嘉蓀德夫人亦時以勿作無益害有益相警告。自是予不復於家庭間稱道譚公。唯至栗邱益勤。覺此類文字。經譚公殷殷教授。似較希臘文爲易。及予年十六。已能周覽埃及古書。而可威且能譯他國文字爲埃及文。過從既頻。交誼益密。及予承伯父命入牛津大學習醫。可威以父老。居家奉侍。不能同往。臨岐握手。悲愴涕零。鄭重而別。人事萬變。予深恐不復能再親譚公。警咳。假期既屆。卽日束裝走謁可威。至則譚公已病革。可威形容枯槁。侍疾不眠已數日。性純孝。親侍湯藥。未嘗廢離。予恐間其愛父之心。故亦不時謁。晤談之時甚尠。及假滿入學。旋得可威書。知譚公已長辭塵世。予聞是信。彌月無歡。尤可感者。以譚公之蹟學。足以橫掃萬彙。而於其歿也。世人皆淡漠視之。報紙亦曾無一語致其悲悼。予乃馳書可威。勉其勿喪毀傷性。更勸其紹述先志。保守舊物。以光大其父之遺緒。使世人知譚公實負驚世之

才懷抱非凡。賁志沒地。而其子始顯揚之。則譚公可無遺憾矣。然予雖以此期可威。而可威天性中人。遭此大故。憂能傷人。或不能如予旨。則惟有日盼假期之屈。親謁可威。而慰藉之。以盡予之友誼耳。

第二章 耐德倭凱脫倩影

予既畢業於大學。伯父適捐館舍。予遂卜居哈烈街。懸壺問世。適有遠戚歿。畀予遺產。足自樹立。因迓伯母嘉棗德夫人同居。處分家事。夫人愛予如己出。而視予如童騃。行動舉止。輒加監察。甚而他人言行。亦罔勿加以詆嫫。闔家之人。均受其嚴厲之管轄。僕婢之進退。戚友之周旋。咸聽命於夫人。至於春秋佳日。予欲出外盤樂。亦必稟承其意旨。幸予未娶。否則殆矣。然自夫人來予家後。予無幾微內顧之憂。則至今尙感其惠。是時予爲職業所羈。與譚可威過從漸疏。暇時往謁。則門庭寂寞。可威之延接。亦冷落寡懽。雖與予促膝書室之中。而言談之間。意思不屬。

抑若方馳心於廣漠之野。涉想在希夷之外也。予以此故。疑予之造訪。足使可威無歡。且問其用心。於是蹤跡益疏。不見者累月。一日苦憶之。復往造謁。落寞如故。臨別。撫予肩悄然曰。老友勿疑。予固非薄待吾友也。且甚樂於見君。唯今方凝思一事。心無他驚。遂形淡漠耳。余笑曰。予知君研精之事。有關科學前途。故亦甚望君克竟其功也。言時撫可威手。覺熱度甚高。視其目光。似欲發炎。大驚曰。君用心太過矣。予既業醫。應加規勸。君盍稍節勞思乎。可威瞿然曰。今非其時。難如老友指。尚須二年。始克藏事。予曰。二年之歲月孔長。恐不及竣事。將委骨山陵矣。可威搖首。欲有所言。予曰。君勿復諫。君食不甘味。寢不暖席。終日伏案。病魔卽潛伏其中。期以二年。恐不及期。君病已殆。予擬攜君走海濱。浪遊匝月而歸。重理君事。君意如何。可威搖首曰。君若欲予此時與所事分離。眞惟有委骨山陵耳。蓋予事斷不容有絲毫之間斷。語時意頗堅決。目光奕奕。就其舉止觀之。雖愚人亦知其不

可勸阻。因曰。予非欲干預君事。唯君於所事過隱祕。竟不能略示端倪。於老友何也。君父則不然。有事輒見告。且不以予年爲穉。嘗以祕事語予。予雖幼。每有所獻替。君尙憶之乎。可威曰。老友勿疑。此事卽先君亦未以其詳見告。蓋此中祕密。實非片言所能罄。他人亦莫能相助爲理也。君曾憶初至吾家時。先君埋首古書堆中。其所研究者爲何事耶。蓋先君好奇嗜古。少年時當作汗漫游。今日廳事之所陳列。皆其平生游歷時所搜羅也。最後周游埃及。深入內地。得古物甚夥。遂攜之以歸。中有破紙。奇文佶屈。人莫之識。先君遂立志探索其中祕密。半生精血。實消耗於此。故紙中。孰意用力雖勤。而其功未竟。世人遂以老愚謚吾父。予爲其子。年富力強。痛先君賣志以沒。遂自誓有以竟先君之遺緒。庶可慰魂魄於九京。積至今日。凡未經先君弋獲者。予已略得端倪。再期以二年。必能使舉世古物學家。駭汗相屬。自歎蹙。而欽佩揭開此黑幕之人。卽爲老愚之子。譚可威。俯首予前。以